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論語十四

憲問篇

憲問恥章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益原子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謂聖門之學求仁爲宗先生曰仁難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言也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卽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亾立化卽不無若說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爲主制于外者爲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

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仁之道盡是哉聖人不許不行為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剗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

辭不是儱侗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克己者内盡不行者外鞿正相反

說箇不行便有根在旋剗旋生東没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韁解索也

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尚行其爲不仁可知也有將原子横派入絶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著原子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

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眞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章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釋氏以虛無之説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説網羅低

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畀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更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於是聰明人卽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修矣若不答透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

佛氏喜言報果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爲輪廻無對會破敗可謂巧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柰何他

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註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速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埽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邪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

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尚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

為君子知尚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為忠且愛也總之人不忠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為愛不誨為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瀧灌乎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或問子產章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有謂觀子產而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先生曰此卻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夫子特舉此事是表微之意

陳臥子云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實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先生曰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坫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畢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

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即是其不可爲處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鮀反賢于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活看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静寡欲而短于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違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内之義也

子路問成人章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説也渾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説也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貧約之人不待久而變也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

寂而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兩箇亦可以爲是遞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

註於上節亦可以何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毋況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未泯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有謂分均以年年均以德小白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爲先君社稷宗廟慮當擇其可者而立之不當輔斗人爭國差處在此到子糾死時管召死與不死各不與意無一定之是非矣先生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亾例也亾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傳襄之執政大臣其纔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興廢哉況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

矣故管召但有從亾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于此時責其非也況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于前又失節于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荅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

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爲之説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脱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安

得據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古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動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卽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篡弑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儗之此義不明大亂之

道矣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讐之義也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于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

痰耳固非子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于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卽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于此旨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卽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有云爲傅從亾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傅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卽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可以爲文矣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別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鄰不舉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蓋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却是一定之斷就可之孔

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三臣又非仁賢卽謂靈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臣盡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

有謂儒者之說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所急在用人亂國用君子未必救亂用三臣正是靈公會用人處先生曰此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尚有此一著足以不亾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僅

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為急尤不可不修身飭行明矣豈可訶儒者之論為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不待其為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而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弒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舉之于齊尤親近當討尤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徵三家義必

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于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倖即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
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
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
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
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
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蹴落更無中
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
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
不上之人巧為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
勢已入于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己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于人則爲人即希世鶩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爲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别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談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己之事爲乎然請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

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爲不知位中至

舍之所在以用其思耳有以多思解出位非也更謂思而當亦不可多悖甚矣

有謂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先生曰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彖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

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卽位若思外有位卽分兩層卽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卽心卽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有云艮之二陰思之體也虛而能靈也亦思之途也虛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

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亘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爲止思奮游當以極重之力止之先生曰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

與外卦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艮止
與畜止不同畜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又曰此
是曾子嘗稱此言以警省書思之道已離卻兼山講
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
三字下文義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
發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
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
豈無能句煞見體象故子貢云云
三者爲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

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強又說他做甚

人於本句多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詣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詞者于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眞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
億逆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
由學問問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
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
會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
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有謂先覺是定其心而不以物勝先生曰此釋氏之覺

非先覺也

先覺止以心爲極則極處尚有未盡問覺原何不是心

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爲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于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葢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挪移走避不得纔得個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斵室四方上下俱關節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為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

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
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子曰賢者辟世章
有謂辟世是詼諧黄屋之旁戲弄王公之側先生曰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辟世矣又曰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有謂諒陰之禮必有其人如商之尹陟周之旦奭而後可以行此否則禍亂又由之以起矣先生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悦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諒

陰之禮又豈無匡民之變哉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人者已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足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已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然則已有異與只爲修之量有足不足故已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已以敬乃這裏面地分儘濶遠在

安人安百姓其修已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境界再做不盡直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塗

安人安百姓在修已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卽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

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淺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淺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修已便了

有謂安人不是隨身所値隨人得力盡有益于天地盡無愧于此衷若如此此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先

生曰一篇西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萬物各得其所耳若普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十八

論語十五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貢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然字衙口而出是子貢種根淺非字換口郎來是子貢
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旣轉念時都無是處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
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與
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琛碎繁重皆成外物却
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
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顚倒錯亂廢棄潰裂識者
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一卽在多學而識處舍却學識覓箇甚麼來
子之言眞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
卽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會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

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會子章一貫話頭攙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且耐心看細註去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

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喜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講究

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竦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窒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啓宗之帕皆狐禪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

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尊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麽談空浩瀚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

是道不至于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于眞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氷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

人都不要拈時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遥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遥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勳任内事受終以后得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堯豈易紹禹臯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

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嘆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止說聖德重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眞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特道理不仔細并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又別一話頭非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已句乃

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已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容字又云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

恭己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

癡人前眞不得話夢也

恭己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有謂恭己卽無爲又有謂恭己所以無爲皆將恭己二字誤看做精微夫既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解離

忠信篤敬只說箇心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窠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說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爲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併說

子貢問爲仁章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

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爲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奮貴而悅不若巳最是爲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著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仁處

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朱子謂安鄉村裏坐不覺壞了人郎事賢友仁之義

事賢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逢迎醜態固其成
一箇不仁耳
好名徼逐先將仁字根荄剗却
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煽動籠絡傳授衣鉢私營羽
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
近世奔逐聯結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徒
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夥非求友也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
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為事友者也
第自己所以去事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
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

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爲賢仁乎夫子爲子貢問爲仁所求者爲巳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非教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爲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爲巳爲人此正是會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爲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有謂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

止只時殷略周晃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先生曰總看得四句粗淺要于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埽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所云二義其來一嚴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于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卽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

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

爲萬世立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

稱春夫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

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

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

韶箾之至豈專美舞耶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爲表裏

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横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遠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

此沒處躲閃

有謂此是苛責賢者先生曰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勘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丢擲是以爲聖人必無苛于君子寛于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道矣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

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倒角模稜之說

子曰羣居終日章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沈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求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

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

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

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

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

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

朱子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

故處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

則以爲四句總成一事義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

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包文本無然義以方外含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爲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爲是

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即三

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有兼意有遞意

以上句為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會門人分別一條信成卻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甚精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朱子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別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耳

朱子謂信以成之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卻非是孫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舉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成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已若誤說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别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

著而來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眞僞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定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瑞亂皆朝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人而敗壞日甚蓋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倒併做一箇人一串事便非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

有謂心誦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并廢其言

先生曰小人以智略舉亦自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議工安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舛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箇要語爲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爲人情世務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或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問行之行大謬

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

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看

時解恕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黄

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于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

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舍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黄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卽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况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斷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已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𨚫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為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遂無一聞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為者即在有覺之中但

無爲隨有覺爲存亾盛衰耳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于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兾道之亦有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惺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兩不困人爲存亾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于其中能辨别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人字甚大異端平等觀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

子曰過而不改章

有謂聖人廣遷善之門若曰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此恕辭也先生曰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眞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愿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桀吾謂果是豪桀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恐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叅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為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裡為彼所詿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謀道不謀食兩項闕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

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袗衣

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

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

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量又同夢話矣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

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

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

子曰知及之章

莊涖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

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

滿盡頭處正自不輕人于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莊涖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涖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

動之於禮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是閒戶先生事矣特所以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

大受在

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可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不事功名王夷甫之高寄馮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于水火是就

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患而仁

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何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盡諒尚近君子

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

之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

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淺如何洗滌

即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吾保祿位就食字上加

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
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
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
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
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
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
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
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
字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

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即不知達之妙即爲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于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鬧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于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不文

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辭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却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永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個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為個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

要知達是達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識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後世講學者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師冕見章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澒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